

中
復
堂
遺
稿

中復堂遺稿卷四

查覆松山一帶道路狀

壬子正月初五日

正月初二日接奉憲札以松山一處雖經挖斷并不寬深及未派撥兵壯防堵仍可照常行走設被賊人偷越所關匪細飭卽委人馳赴該處查明無稍疎虞等因奉此遵卽飭委永安州廩貢生韋鶴揚前往查看茲據查明回報松山地方在永安州之東由古排塘總路右轉至向軍門大營左轉卽接壬山茶山由壬山石排以下地名松山可通賊之東礮臺非西礮臺也松山之東爲東平大嶺及古浪村背有挖斷處如賊自松山北竄有壬山李孟羣之勇可敵松山東南一帶爲以孟古東古帶均通昭平已有重兵嚴防惟近松山一處地名石排其地有路可通平樂此處似宜以一軍防堵現在無可調撥之人惟查有昨奉撥回省之桂林勇一千名

除本司已調四百名來守水峽外尙餘六百名應請憲台札飭原管帶之刑部主事七品頂戴朱壽康帶領前來石排防堵則周密矣

查覆東路情形狀

昨奉憲示以接據寧牧稟陳東路情形均頗迫切該匪等乘虛卽竄亟宜嚴爲之防令卽速查議就近稟商中堂刻期趕辦仰見諭旨明切無任佩服惟查昭平一縣防堵兵勇已三四千人近又添許道之一千五百人往古滯之百合村駐紮不爲少矣伊特因年底向提軍將守仙迴之仁義勇八百餘人調往大營打仗是以驚慌耳此處已經本司稟請中堂令駱都司帶桂林勇六百人前往計此初三四間早經到地大約甯域小人也無甚膽譽而好言事由堂賞之遂得意妄言請憲台勿以爲憂也

查覆禁絕賊營接濟狀

壬子正月初十日

本月初七日奉憲台札飭逆匪久困不滅必有接濟行令嚴拏禁絕等因本司當卽遵照通行永安接界之荔浦修仁平樂昭平陽朔恭城藤縣平南等縣嚴行查拏去後茲查逆匪食米自去年閏八月搶割之後倉庾甚豐自去歲獲犯卽供足數今年正二月之食惟火藥缺少係燒煮陳壁土熬硝而無處得礮是以自十二月至今稀放鎗礮以省火藥每次出隊敗回閉壁固守伺我兵勇近其牆垣始放一礮放必有准遠則不放是其缺少明矣鎗子礮子亦少每俟我兵勇退後則出拾取我之鉛子而用之至於食鹽則更短缺惟管數百人頭子每飯有些少鹽斤眾皆淡食似此光景卽有接濟之處似亦無多現在我兵逐日進攻南路烏都統亦遵令日攻西礮臺中堂傳令不許歇手想旬日之內必有得手之處

矣

再密稟者戰陣之事各有所長中堂因奉

旨嚴切是以親臨

督戰本司恐其見短勸勿久住初蒙見許詎初至大營卽以親隨
兵勇二千人盡付之向軍門明日向遂散遣其勇歸農而以其兵
概付打仗之列儘畱京兵獲衛自此中堂遂不能行矣本司以書
請勿撤勇而覆稱乃授意爲之及初一日往謁不數語卽諭使退
云當與軍門議兵事也舉動如此復何敢言第以近日之事觀之
甚覺徒傷兵士而耗火藥然賊情實在竭矣旬日之間事當有變
天時天理必能佑我 國家滅此妖氛此又非盡關人事也畧
陳數語乞憲台秘之

正繕稟間得大營中來信知未刻中堂發六百里文調許張二道
攻西礮臺申刻又發六百里文調烏都統攻西礮臺此皆向之本

謀也去年九月向卽言宜開一路放賊使走我兵以追爲剿

請派兵防梧郡狀

壬子正月二十八日

敬稟者連日接閱梧郡及桂平藤縣來稟知東省盜船以爲上游
擊退駛往下游距梧郡不遠梧郡存城兵勇單薄湯守甚爲著急
現移張其翰劉繼祖二守撥勇前往想亦稟到中堂矣未審憲意
如何辦理聞桂平昨日獲犯訊知該匪盜船乃逆賊羅亞旺以書
招來使奪藤縣等語似未可尋常視之梧郡現在有警以宜派大
員督兵勇千人以上前往方爲合式查李能臣現在荔浦何不用
之惟當撥兵數百以壯勇繼之事當有濟也伏惟中堂籌之

覆中丞狀

壬子二月初七日

本月初一日接奉前月底憲函諭知周春門返汴糧臺總局須嚴
藩司回省轉運事宜諭令本司一手經理謹已聆悉本司自前月

初十日肺經受風飲食化痰大爲喀嗽不能飲食服藥二十餘劑
現在喀嗽已止惟飲食大減早晚仍各吃稀飯一碗而已初二日
往荔浦同仙舫商量公事送其回省初六日亦回新墟矣大營因
製造攻具及塘礮器未曾大舉聞初八日進攻不知如何南路烏
遠芳已將賊之水竇東面營盤打碎二十七入九三十等日連次
進攻殺賊數百其第一營不能屯駐欲搬入三營中此一營破其
三營想亦不難矣坡山賊船頗爲猖獗竟係羅阿旺招來梧郡告
警本司前告中堂宜用大將往剿現在李能臣被叅大可使其帶
兵勇千人前往可破此賊中堂覆以案未覆奏不適用之現已遣
人以兵同憲台派撥之兵前往矣未免輕視此賊前請以游長齡
往亦未見用殊使人惦念耳賊接濟久斷惟東面昭平尙有不免
前以四百人前往堵拏中堂以責成昭平令將四百人撤退今憲

台使紳士爲之果有濟否聞都中頗有言者

上遣周尙書同

陳頌南來軍察看未審確否

覆陳壩頭撤守未便狀

壬子二月初八日未刻

本月初七日奉中堂札開已札飭帶勇委員朱紹恩將防堵尖山壯勇移往同福寺駐紮設遇賊竄一面實力截剿一面飛報各營以憑夾擊仰司立即轉飭遵照等因奉此本司查朱紹恩現在防堵地壩頭在水峽之西北其後爲永安務浦修仁其前三路一通中良一通雞村一通二嶺皆永安之來路最爲緊要必得在地扼守以防竄逸其同福寺雖稱緊要但北路太營兵勇萬數千人自可調撥數百人前往似未便置壩頭於不問可否仰懇中堂仍留朱牧在壩頭防守另調員弁防守同福寺實爲有益是否有當伏乞批示遵行

陳擲節支放狀

壬子二月初八日

竊照廣西軍興以來已動用餉項七百萬現在南北兩路大兵雲集逆匪尙在永安未卜月內能否完事雖蒙

中堂憲台

續請餉項已聞

俞允尙未見大部指撥明文到省尙早省中存項不過百萬誠恐一時脫節不得不先事綢繆本司等會商軍餉所需在在不可缺少惟有擲節支放除中堂外令各糧臺按月請領本司據稟覈實飭局各按七成先行支放俟大餉到省再行補足如此庶可不致悞事除飭行各糧臺外理合具稟察看批示飭遵實爲公便本司正基壁謹稟

覆陳斷賊接濟狀

壬子二月初十日

本月初七日接奉憲文言委員及紳士斷絕接濟賊匪之事初九日又奉諭函言所以委昌之意及抄紳稟一件謹已聆悉伏思斷

賊接濟一事本司自去秋卽嚴行等禁前後獲犯不少賊之接濟實已無多其糧食則去秋賊到之時州民尙未刈割所有附城近處禾稻皆爲賊收是以充足惟火藥鉛子鹽斤缺少獲犯供賊因無鹽乃掘取城內鹽館地土煎熬每館日發二兩惟頭目得鹽衆賊久皆淡食其火藥皆取多年陳壁土熬煎作硝南西北三面皆爲官兵所圍無人接濟其東面之古帶冲古東冲富玉冲皆已爲昭平兵勇堵截無從接濟惟近州二十里之以孟冲在賊境內尙有昭平奸民翻山接濟硝磺是以本司去年臘月派本地紳士帶勇四百人往以孟冲之山內嚴堵截等嗣奉中堂以獲犯往拏恐爲紳士壯勇所堵先以書來使本司撤退壯勇以節糜費本司以業已發經費恐難追繳中堂復下札以經費不必追繳責成昭平緝拏於前月二十八日遵奉撤退矣此時杜絕惟有以孟冲一路

餘皆已斷矣省城紳士所不能知也但合團圍禁一節行之誠如
憲諭有益無損自可并行不悖其實在得力惟以孟冲一路耳現
在賊人鉛子礮子皆拾我軍之用施放甚稀足見其缺少火藥矣
再將以孟冲接濟路途斷絕自是得用之舉俟委員紳士到地爲
之必能有益謹當遵照

永安城賊潰逃狀

壬子二月重十七日亥刻

十七日未刻永安探事人回報賊於十六日夜三更大雨之後逃
走向東路陷平而去黎明知之已派劉署提長長和三鎮帶兵往
追矣本司聞信立即帶兩營行酉刻到大營謁見中堂果然適鳥
都統立遣人送信到言已帶兵追至古東追及賊眾二千餘人打
仗已殺斃賊七八十人生擒三十餘人劉長和亦到等語州城已
空彭牧徐牧前往查看城垣衙署完好本司擬明日前往辦理安

撫事宜中堂俟三五日定局卽回荔浦發摺子所有永安以北防堵各兵勇皆可卽撤以節糜費矣

十八日各路追兵勝敗狀 壬子二月二十日午刻

十七日亥刻發稟後十八日巳刻到大營謁見中堂知烏都統及長和三鎮追賊至大洞將賊痛剿死者千餘人甚好詐向提台本係中堂令由富玉冲起至昭平堵截賊前十九日向提不由富玉冲仍由古東追及長和各鎮嚴督催勦不准停留賊自大洞兩路包夾官兵敗散漳州長鎮陣亡烏都統將楊秀清生擒蕭朝貴一名被官兵鎗斃現在開侍衛已解楊秀清到大營烏都統亦往見中堂矣其眾官兵仍紮在仙迴聞賊眾大頭子不愿跟賊走洪秀全將眾人鎖住不許走開其人心已散賊又在彼裹脅數百人意欲往梧州合艇匪等語本司十八日到永安州城安撫逃散人民

查辦事件其大峽水峽各防堵壯勇已調周守備之三百人來州其餘一二日或散或調守別處再行定局特此奉聞

三鎮陣亡及增防荔浦狀

壬子二月二十二日丑刻

前稟長鎮陣亡之事茲查尙有南陽邵鎮河北董鎮同日陣亡其兵丁名數尙未查實逆匪現過三昧徭恐其北竄除中堂已派安義鎮兵前赴平樂外本司恐荔浦吃重又札調七品京官朱壽康帶桂林勇四百名永安訓導劉子復帶博白勇五百名六品軍功吳景林帶桂勇一百名武生陳廷耀帶鎗手五十名前往荔浦縣防守又派前永安州知州劉葆真帶勇三百名至馬嶺同本處團練防守并將支應局移於城內縣署如果賊至荔浦卽移至陽朔縣城內又烏都統掣獲逆賊自稱天德王洪大全一名據稱非本姓名似卽朱九濤中堂取供後立卽派員押解進京口供聞中堂

業已抄送合肅稟聞

各路進止及城市完毀狀

壬子二月二十二日酉刻

敬稟者本司於十八日到永安州城二十日二十二日兩次具稟
諒邀鈞鑒茲於二十二日貴紀綱來州查探知前稟尙未到也前
稟不重贅外茲知中堂亦派川兵一千四百潮勇一千前赴荔浦
矣探聞賊匪仍在大洞分遣賊黨四出劫掠盡食盡火藥亦盡故
也中堂有二十四日回荔浦之說未知果否向欣然和鎮已回大
營蓋鍋帳氣械再失又喪兵未得實數俟收葺回營兵方知也烏
都統仍駐營古東未退并派秦鎮前進紮住仙迴聞向提軍隨同
中堂到荔浦中堂派李孟羣往守天平拗張道已於十九日帶勇
到昭平矣州城中民房無一完者惟衙署城垣尙未大壞可免大
工文廟及關帝廟皆被折燬倉穀尙存千餘石本司到城今已五

日街市已有買賣更半月後居民必多復業者矣現派周守備帶勇三百五十名駐四城桂林兵一百名住縣署左右特此稟聞

查覆永安殉難文武狀 壬子二月二十四日

奉中堂面飭督同彭牧查我永安殉難文武及官親幕友屍骸并奉札飭查明立等具奏等因奉此遵卽督同彭牧并阿協之親兵及吳令之子吳彤尋查茲於本月二十四日在署側關帝廟井中取獲屍骸十具皮肉衣服皆已腐爛惟有戰靴之屍二具一穿戰靴頭戴藤壳小帽據阿協之親兵指認係平樂協副將阿爾精阿屍身其一穿緞靴據吳令之子認係永安州知州吳江之屍身當經用棺盛殮交各親屬領回并據吳江之子開出同時被難吳江之妻劉氏及其堂叔吳鎮幕友黃雲鵬及嫂蘇氏妻閔氏妾某氏女一人姪小樓姪女一人妻弟閔立齋閔汝家人二口使女二人

又幕友胡培德家人男女二人又吳江家人胡斌張誠朱清朱福
段升王貴王慶余升僕婦黃氏使女如意平安屍已無存又永安
州學正丁履吉及其幼孫一口屍亦無存亦無親屬前來又永安
州吏目宋光烈之子宋仲鉅尋其父屍不得及其官親邱文雅家
人楊春楊武屍皆無存理合開呈憲台察核會奏准予官所及本
籍地方各立專祠祭祀以慰忠魂除由署知州查詳照例辦理外
特此稟聞

二十四日潰賊所至狀

壬子二月二十五日

昨晚據探事福勇回報賊於二十四日午刻前隊已到黃峰隘
現分住上素村青龍村崖底村此三村離黃峰隘相隔四五里離
荔浦二十餘里聞土人言賊頭子尙在牛角搖離永安六十餘里
賊之前隊因聞荔浦兵勇甚多不敢前進仍復退回但黃峰隘距

杜莫村甚近似宜以一兵守杜莫也牛角搖山路難行似宜探明路徑一軍徑到牛角搖擒取大頭子請中堂熟裁并同烏向二位商之但兵勇初經四鎮事後恐宜稍爲休養以定驚魂耳且到牛角搖路徑亦須探明乃可進兵此意似可先行入奏

又報中丞狀 壬子二月二十五日

賊匪由永安之大洞到三昧搖牛角搖其黨分駐上素村青龍村崖底村其前隊二十四日到黃峯隘將往荔浦聞知兵勇甚多遂已折回蓋中堂派向提軍大兵先到荔浦也烏都統尙在大營防賊回窺本司頃查知賊大頭子尙在牛角搖言之中堂派兵前往擒取中堂已命周守備光碧同永安監生韋拔揚攜銀往諭牛角搖頭人矣但須查明路徑兵可行走山徑崎嶇誠恐悞事也中堂已深悟烏都統之賢能及向提台之謬矣丁心齋解犯進京王少

鶴接辦奏稿四鎮屍骸業已尋着盛殮俟賊信定準卽行送省

支應局員逃走狀

壬子二月二十七日

竊照凡有職守官員總以職守爲重詎有支應局委員除舒津係在平樂府及徐繼鏞係在中堂大營審案外尙有安徽泗州知州裴寶善及候補直隸州王啓秀及隨員四人等平日辦事尙屬勤能乃本月二十一二日風聞逆匪將至荔浦卽時逃走不知去向亦無隻字具稟所有存餉官項物件盡棄置不問幸荔浦縣知縣茅本蕙親到局中搬運縣庫具稟到本司前來不勝駭異除將現在各營支領公項飭令赴具領外合肅具稟

中堂憲台

察核將該局員

裴寶善王啓秀及隨員等分別懲罰或予記過之處伏乞裁定其

局員應委何員恭候飭遵

陳賊必上省狀

壬子二月二十七日未刻

本月二十二日中堂派向提軍大兵前防荔浦二十五日又派烏都統繼去皆爲堵截賊匪茲於二十七日詎聞賊見兵勇在馬嶺不敢前進另從山路行出馬嶺之後已到高田其勢必上省城除見中堂請飭向烏二位飛速赴省外特此馳報

陳獲永安州學印信狀

壬子二月二十八日

上年八月永安州城失守知州學正同時被難所有州印一顆係知州之子懷送上省呈繳業經發給署州行用惟有學正印信一顆無存本年二月十七日夜收復州城本司立即前往安撫稽查一切茲於二十八日據前學正丁履吉之姪丁兆勝呈稱情因童伯父丁履吉原任永安州學正守城遇害男婦全死者共計六人前將情由稟明在案伯父盡節之時囑童將印帶出并帶家小逃奔童思印係官物恐被賊窺見全家性命難保只得將印藏埋後

園地下本月十七日官兵奪回城池童來尋取伯父並各屍首奈屍遍地未審誰是暫且姑待復至後園找得印回理合呈繳并據繳到學正印信一顆前來本司驗明乾字六千九百七十九號永安州儒學印記屬實當經札發訓導劉子復收貯合肅具稟查該州收復查辦事件甚多應請憲台卽行飭委訓導劉子復兼署學正該訓導人甚明白幹練足以辦事

二十八日報中丞狀

壬子二月二十八日

荔浦城內支應局委員張寶善王啓秀聞賊逃走不知去向業經本司具稟在案查大營正在追剿吃緊兵勇需用糧餉甚殷不可無員經理查有支應局員河南直隸州知州徐繼鏞現在中堂行轅審案應請速飭該員前往荔浦縣局查取存餉支應軍需除飭該員并報中堂外合肅稟聞本日中堂示知接據向提台來信和

鎮軍兵已馳至六塘賊匪尙未到地現在彼處駐紮俟向軍馳到商議或駐彼處抑或進省再定行止果爾則省城可無慮矣惟未知陽朔何如耳中堂明後日往荔浦縣又傳聞湖南余提軍帶兵到省果爾更妙但不知確否賊匪前隊有數百人穿官軍號褂望諭知各營及各城爾心勿爲所悞

陳永安善後事宜狀

壬子三月初二日

敬稟者竊永安州賊竄逃州城克復本司當於二月十七日隨同中堂入城周歷察看城垣衙署監獄倉廩雖小有損壞無須大動工程所有壇廟惟文廟毀壞須動大工其街市民房多已破損居民除逃亡在外者多被賊殺或被賊驅脅而行無一存者本司及署州牧彭作檀訓導劉子復署吏目高謙在於城中居住旬日并派守備周光碧投效生員黃懋勛帶回義勇三百人居住招

徠現在民人聞知頗有歸來貿易者街市宛有起色大抵已復十
之三四再過月餘居民當可次第復業惟城外春耕及時農民尙
未歸來耕種察看情形春耕已遲且民間逃散被害之後元氣未
甦今年斷難開征胥吏多已被害實征冊籍皆無永安州地分五
里經彭牧悉心查訪目前僅獲羣峯東平眉江三里征冊其餘二
里冊籍失亡尙待查冊更造非一朝一月之事應請中堂憲台准予奏
明俟冊籍查造之後明年再予開征所有現在應辦事宜謹開列
於后恭請中堂憲台察核施行

一損壞 壇廟城垣衙署監獄倉廩應分別辦理也查永安州
城本不甚大賊匪上年攻城小有損壞現在無大損傷各官衙
署亦尙如故破損不大同監獄倉廩但須修葺惟 社稷壇及
文廟爲賊毀壞應行另估動工修理今擬請城垣門樓以一

千兩修葺州官衙署監獄酌給銀六百兩學官及吏目衙署各給銀一百兩足以修葺 社稷壇亦酌以百金修葺惟 文廟工程稍大應請酌動銀五千兩倘有不足再於本地紳民勸捐興工

一被難民人應請酌加撫卹也查賊踞永安民人被害失業者多除已陸續收回量子賞恤外此次招徠復業其實在赤貧無力及受殺害之慘者查明酌賞極貧慘者卹銀若干兩次貧慘者恤銀若干兩應令彭牧督同學官及公正紳士查明造冊請恤并請于軍需項內提銀三千兩備用

一被難文武官屍身現已尋獲應請 奏予卹典也查上年閏八月初一日城破死事者平樂副將阿爾精阿及署知州吳江學正丁履吉吏目宋光烈及官親幕友家人僕婦等惟訓導劉

子復墜城傷足得免所有被難文武官親家人屍骸 現在多已尋獲除給銀收殮交各親屬領回稟請 奏給賞卹并在官所本籍各建專祠以昭勸忠之典

一失業民人應次第招徠復業也失業民人甚多有人在而業亡者亦有業在而人亡者賊匪踞城民間被殺及逃出者紛紛自須出示招復而逃亡者聞撫歸來清查產業其事至爲繁雜應飭該州及委員逐一爲之清釐

一地丁田畝錢糧應請停征一年查造征冊也征收全憑冊籍現在吏書死亡除羣峯東平眉江三里實征冊底經彭牧查出外其龍定里征冊全無龍迴里十甲僅存六甲不僅春耕已悞元氣未復也現經本司出示民間令各民人家藏征完錢糧串票尋出赴官號掛給子執照重立新冊其無串可呈者着邀同

鄰里地保公同出結存案給予執照亦准入冊并查明生監中公正誠實者數人赴鄉隨同查辦如此數月之後可以立冊再行開征然後民力可紓錢糧有着矣

一州中命盜詞訟等案應令赴府抄卷也查州中命盜詞訟案卷皆已蕩然無存其案經控稟到府者府卷尙存應飭彭牧召選官書赴府稟請飭房凡關永安之案一概照抄帶回可以十得六七其餘未報府中無案可抄者概作新案辦理

一地方官辦理公事應酌予津貼也地方官額定廉俸無多全賴錢糧開征少有出息今不開征地方官未免辦公無資應請酌予津貼除州官已經本司稟明每月給銀三百兩以開征之日停止外所有訓導兼署學正及吏目二員應請每月各予津貼辦公銀三十兩此項卽于軍需項內支出給予學正一缺開

正後再委人

至荔浦報中丞狀

壬子三月初七日荔浦

本司於前月二十八日在永安州專差具稟取獲學正印信及派徐繼鏞到支應局并向提台烏都統大兵業已晉省緣由詎該差到省爲賊匪阻隔不能前進退回於初六日在荔浦補繕發遞又於初二日在永安州具稟永安收復各事宜一件去後嗣聞向提台大軍已晉省城劉署提和鎮軍向提軍同憲台及嚴吳二藩司分守各城團練守城街道壯勇悉駐城外不許入城并挈獲奸細不少立時正法爲慰惟聞烏都統於初一日由將軍橋進剿腿受砲傷退至六塘將其所帶兵勇四千餘人悉交秦鎮軍進剿又有李孟羣帶勇三千人駐在二塘又聞中堂所調湖南余提台萬清兵已到省城想已訂期合剿矣聞賊有到永福一路之言未知何

如中堂前月發收復永安之摺因省路不通改由平樂一帶行走
初六日又發一摺具奏賊攻省城之事本司於初三日奉憲台札
飭到荔浦隨於初四日自永安啓行初五日到荔浦縣此時荔浦
無須防堵奉中堂諭數日內啓行到陽朔令本司隨行所有向烏
二位大兵月餉已發惟各處防堵及平樂昭平之兵勇月餉未發
支應局內存銀用完現往陽朔取前截留之餉應用惟望賊匪早
日破走省中路通可通餉道也二十八日之稟恐復遞不到今有
候遞縣伍令晉省照繕一分囑其帶投伍令人極豪爽有膽識屢
在軍營打仗甚爲可用

荔浦報制軍狀

壬子三月初八日荔浦縣

敬稟者本司於三月初二日在永安州城內具稟收復應辦事宜
後奉撫憲札飭馳到荔浦防堵一切遵將永安州事交該署知州

彭作檀同委員辦理隨卽啓行馳至荔浦查逆賊已于二月二十
九日到桂林省城初一日攻打西南文昌三門時向提軍已于前
一日馳抵省城帶同劉署提督和鎮分守三門撫憲及吳藩司嚴
藩司皆登城分守各路壯勇駐紮城外孥獲奸細甚多賊匪連日
攻城城中防守嚴密所有沿城民房因賊匪在內藏匿藉避礮火
經向提軍令人一概折去從此鎗礮無碍擊斃攻城之賊不少聞
日出兵縋城而下殺賊俟城外援兵齊集卽訂期出城合剿烏都
統先於初一日帶兵馳到因兵數先到無多烏都統被賊礮傷左
腿膝蓋退回六塘礮子未出延醫調治中堂現調湖南提台余萬
清及鎮遠鎮秦定三之兵四五千入右江張道敬修候補府李孟
羣之勇五六千人齊抵桂林中堂定於本月初九日寅刻自荔浦
啓程抵陽朔籌辦本司隨營前往矣賊犯廣西省城不同外郡廣

東應發兵救援伏乞憲裁

至陽朔報中丞狀

壬子三月十二日陽朔

本月初七日候選縣伍煜晉省本司以前此數具稟函不知能否呈覽復具詳稟交其資帶似可轉達矣賊攻省城文報多阻隔可恨連日間省中小得勝仗賊勢已挫而防守嚴密想見憲台操心危慮日夕不甯然人心賴以鎮靜所關繫誠非淺鮮也中堂已於初九日回到陽朔本司已於十一日到陽朔矣烏都統亦到陽朔養傷計省城此時有向軍門全師及劉署提和鎮在內不下六千人外間又有烏都統交秦鎮之兵三千張敬修李孟羣之勇五千人張國樑之勇千人甯城之勇二千不爲少矣賊衆不過六七千耳我之兵勇倍之當可無慮惟諸將事權不一昨經中堂札飭諸軍統歸向提軍調度矣想可謀定而動內外夾攻不但解圍并可破

賊也所慮省城缺米聞已動碾倉穀但此可給軍食耳其滿城土民皆恐曉曉本司昨發銀數千兩委員從平樂灌陽而到興安採買米石到省接濟計望前可到但運到北門如何進省必須省中籌度已告知吳嚴二藩司矣陽朔存餉無多尙需接濟省餉不能出惟望廣東而梧州亦阻兵不知能到否

陽朔再報中丞狀

壬子三月二十日陽朔

本月十九日已刻奉到憲台十七日子時手諭省垣近事具悉十六日張道曾昧移督致爲賊撲賴馬副將及米守備救援賊鋒小挫此時賊匪四屯表兵在北門者去之太遠南西兩路皆屬空虛其南路雖有朱啓仁劉邵高之勇皆非精卒自以待勞藩司張國霖齊集進剿爲是本司同中堂已遣人飛往前路迎催本日據勞藩司遣一守備三千總帶兵五百人到陽朔中堂諭令到六塘待

張國樑到地一同進剿據該守備言張國樑係十三日自平南啓行帶勇二千餘名約二十二三日可到勞藩司在後遲一二日方到也當再力催之再牧已到六塘其人言多過實恐未可靠也省中事權不一無所稟承良爲病痛但向提軍爲人駕馭甚難中堂僅能用之然已極費苦心伊未必能聽憲台之令也中堂頗亦以此爲念憲台前奏中堂不免多心乞爲留意省中已委李均到靈川採買米石妙極本司現在缺餉昨遣人往梧州迎提今知已改由楚南運至粵西陽朔實屬不濟昨將烏都統糧臺存銀借用承諭速移總局設法接濟當卽遵辦更求面諭嚴藩司設法方妥本司欲回省城而中堂不允難以勉強中心焦灼不可名言惟憲台諒之也又聞賊匪造作二丈長噴筒同雲梯攻城祈告知向軍門設法破之烏都統傷病甚重恐不能起已辦後事矣

覆中丞籌撥省機宜狀

壬子三月二十一日陽朔

二十一日稽丞汝航來牽手示知省中光景急待救援特調張釗之勇中堂已飭許道令張釗同稽丞即日啓行矣惟該逆匪之眾皆於陸地攻城其船上特輜重婦女張釗即將船打破於陸路攻城之賊恐仍無益不能解圍設為賊打敗則大礮悉入賊手以之攻城更不可保矣現在朱啓仁劉邵高之勇皆在六塘必待張國樑之勇到齊城內及城北之兵自內攻出張國樑等之勇自外攻入乃能解圍耳張國樑聞有十三日自平南啓行之說未知的否人多行走不整齊雖屢次飛催恐非旬日不能到勞藩司尙在其後又須遲一二日奈何所要緊者解圍之兵須在東南城外方可擊賊前去之兵非入城則到北門將使誰擊賊解圍乎將來張國樑勞藩司到省必須令其在東南兩路駐紮擊賊且以城內之兵

應之乃可萬不可再令其入城是爲緊要入城及在北門者乃避賊非解圍也再秦鎮所帶烏都統之兵勇六千餘人現在何處似宜以城外擊賊解圍之事實之秦鎮與勞藩司一從西路一從南路擊賊再助以張道李守之勇而城內以兵應之圍乃可解不可冒昧從事所憲台與向提軍商之惟秦雖勇而與向不洽宜從中調處之乃善烏都統已干十九夜二十日寅時身故大事全賴此人而身先已亡可恨也頃聞周敬修先生又帶兵二千前來已到湖南確否

又覆中丞狀

壬子三月二十四日酉刻陽朔

頃有憲轅使什哈趙鳳林李正亮二人來言奉令到陽朔探查張劍何日上省張國樑曾否到陽朔以省中賊匪近日攻城愈緊急盼其到等諭本司查張劍已于昨日開船前進伊先遣人到省探

聽回來言要用火攻先用小船前進大船隨後等語其張國樑則前聞十三日啓行又聞十七日方自平南啓行四十里之信本日勢藩司有稟到中堂言艇匪事在一二日內可定倘若不定卽行開遁而來等語未言張國樑之事此稟係十八日自平南所發計二十八九間當可到也中堂已有信致憲台矣省中兵勇不下二萬人每次打仗只見小勝不能大創實屬可恨之至中堂深恨向之不得力而痛惜烏遠芳之亡也風聞廣東有兵來而未見明文不知確否湖南余提台一千兵已到齊否切勿再令人城宜令其到老西門紮營方妥我兵能在西門紮營更好張道前日紮營未成能再往否

籌烏都統身後狀

壬子三月二十四日戊刻陽朔

本日酉刻甫具稟交賊什哈趙鳳林資去後賊什哈馬朝龍到奉

到憲札飭取火藥并函示烏達芳身故江岷樵不能來已飭蕭令
濟令妥爲照料等諭查此間所存火藥有限除委員遠道解送到
省外查烏達芳身後本司同經鎮軍在此親爲照料殯殮尙爲從
厚查其生前薪水支用有限皆有糧臺未用現據諸家樹姚近泰
繳出銀二千五百兩其八月以前皆在王華封處王華封現在省
城不能向其查取本司且將遠芳用存賞耗銀二千五百兩付之
以便靈柩出月啓行請憲台在省傳問王華封將都統薪水銀繳
出歸款惟遠芳數代單傳本身無子僅一女年已及笄而癡其夫
人年已四十九歲而不睦其京中并無住屋尙有未完借項甚可
傷也今擬除薪水外武由鎮軍爲首文由本司爲首共籌千金以
資歸輓仍令其帶來員弁家丁送到廣東同其官眷回京遠芳在
粵人情頗好憲可爲吹噓籌送回京之資也

籌興安狀

壬子四月初七日陽朔

昨見向軍門致中堂書言余劉二提軍追賊行走不速興安有失等語中堂業已馳赴省城商辦一切并飛札張國樑由平樂馳由灌陽全州而至興安截擊并札二提軍即日決放陡門之水矣本司伏思興安城內無兵是以使賊唾手而得其靈川全州灌陽均係無兵此時人心震恐殆不可言設賊分股前往則三州縣非我有矣今宜急遣全州營叅將蔣福長帶兵馳赴全州而助以右江張道之勇守之撥現守平樂之安義古州兵馳赴灌陽而助以泗城府李守之勇守之更遣撥兵勇或令本司同勞藩司進駐靈川會同諸將剿賊復城是爲上策再者向軍門畱守省城必當遣和鎮帶兵往興安收復切不可緩特此馳稟伏乞中堂同撫憲商酌行之是爲至要本司現候梧州取餉一到卽同勞藩司許道回省

中復堂遺稿卷五

致烏都統

久仰英名未聆大教頃以粵西小醜不靖

聖明特簡虎帳西

移前者伏讀

奏章陳論兵事敬佩良深頃知新墟進剿一日七

捷喜音忭慶之餘更加欽佩具徵大人碩畫豐功不讓淮西節度

洵足以佐晉公偉畧上抒

九重之殷望下慰四海之人心巨

寇殄平凱歌卽奏麟閣圖勛揚不罄日者達二弟帶領川兵前

詣原約與閣下一路合力進攻詎爲沿途夫船所誤遲至二十九

日始抵潯州聞大旆業已前進現駐大教場俟探明路徑以圖攻

剿竊意新墟卽去潯州不遠地勢最宜似不宜別探山頭而進且

閣下新勝之兵勇氣十倍正宜乘此合力痛剿滅除新墟一股則

紫金山內餘賊卽成釜底之魚然後再商同向提軍四路并進可

以一舉蕩平誠難得之機宜也惟達二弟素性未能如閣下之虛衷且地勢賊情容有不深悉者倘大賢以機不可失稍棄小節屈意就商達二弟必忻然從事而兩賢同心合力翦此小醜定如摧朽拉枯矣諺云交淺不可言深弟敬愛雖同而未及共事自知狂僭之愆所不能免然亦鶴汀節相之意也節相深契閣下謂弟齒長特命致書卽以待達二弟者相待此則萬萬不敢耳

附 烏都護致揆帥稟

敬稟者十七日丑刻具稟後辰刻差弁李澤濃持令到營齎到中堂照會并清字手諭章京詳看仰見中堂焦憂至甚章京雖庸愚糊塗每仰體 聖心懸厪莫不時刻焦急心如火焚然事至於此雖自捨命與事無補而於萬分焦切之中又不能不通慮全局慎重將事兵單勢孤深入險地久在洞鑒之中若非

仰賴中堂威福連獲勝仗挫損賊鋒尙難支持賊之兇悍詭詐人懸戒行者不獨未見并所未聞外火器營每次俱有出兵之人常聞講論川楚金川未似如此大概章京初二日至永安初四初六兩次攻殺到城圍燒莫家村俱能得手者賊係初一日破永安其時他勢亦尙不熟木寨土壘礮臺尙未修起初六夜起該匪日夜趕修至十一日雖誘殺甚多大獲勝仗卽未能至城下二十日攻破水竇出其不意其時賊營牆壘雖高濠溝一道不深二十一日該匪卽在我兵站立之巔頂又築一營各營添挖深溝二三道暗穿地道伏設地雷竝將我兵近路挖斷故初十日極力攻之一營未下此先易後難之實在情形也刻下南路之兵不容稍有小挫務須嚴守慎戰方能顧全大局擬俟兵力稍厚以全力攻一處佔一處水竇一破則莫家村州城可

冀有破竹之勢否則輕戰攻此慮彼除畱守外所剩正兵無多縱激勵士卒奮勇血戰得地不能分守而賊之狡猾懼南路而深恨南路時時窺伺心懷報復倘有小失全局撤動每思攻可必勝莫有孤注之心再思勝而後仍須撤回則又不能不愼慮且以人與土木相打得失自然分明我以重兵遠路跋涉千防百備以明擊暗賊以數百人坐地嚴防遠以礮轟近以鎗打以暗擊明不得利則死守不出稍有隙則乘空撲襲我兵進之十分涉險撤之尤切嚴防勞逸之勢又不得不計較者也況每戰鎗礮對打我兵不無傷亡自到永安大小七戰雖皆獲勝我兵陣亡已至七八十受傷已至百餘章京親督攻戰目擊情形心實難忍卽士卒之情未嘗不觸目寒心然以大義激勵自可拚命血戰須要攻一處得一處則衆希立功縱有傷亡者究得其

地人心尙自鼓勵卽亡者之魂亦尙可慰若屢次徒獲勝不能奪佔其地反增賊匪守禦久則士心恐懈故以每前每戰必與官兵先言攻城則誓欲破城攻水竇則誓欲破水竇則士卒心堅一鼓作氣後於二十日攻破水竇次日目覩該匪復修復立怨恨已極自知兵力不及無可如何而士卒亦未嘗不同此情也是以二旬未戰每日練兵藉以激勸常以武穆以五百兵破金十萬比喻並以大義諸方激勸以章京之苦心又蒙中堂俯准逾格獎賞刻下士卒歡騰皆有敢死之心及技藝較前熟習卽如初十日攻水竇東南山頭大股三四百賊兇猛撲來田學韜帶二伍兵僅一百四十四名加夫子數十名奮勇直前卽時擊敗攻至營盤該匪撲攻數十次營盤內外鎗子破子如雨我兵屢有傷亡跬步未離撤兵時全玉貴等復以二三十兵擊敗

七八十賊短刃殺斃十餘人章京於焦急中竊爲默喜然將衛必知士情必察雖然敢進於機變尙有不足地方遠開道路分歧不能不分路攻進章京所在雖似無虞他處殊爲懸心且賊之狡猾一有空隙卽被所乘故章京每於咨報打仗情形必據實詳細縷陳并將原稿發抄各營使將官兵丁一體得知所爲使將士各知其宜及其隊與重某隊奮勇某隊在前某隊在後衆見稟報在前者心尤鼓舞在後者亦知愧奮所以諸方激勵章京愚意欲固結全銳俟兵力稍厚一敷分撥卽與將士開誠誓義言定某日攻水竇誓在必得攻破卽畱某兵駐守卽再攻莫家村州城亦照如此則人心必堅士氣必果衆志成城一鼓作氣必克成功今中堂來諭連日更番疊戰實爲善策惟南北之兵情形地勢有所不同其應虛虛實實章京遵諭見機行事

務使官兵勞而不疲勇氣不懈不在克城之早晚惟在平賊之遲速總期迅速擒獲賊首蕩平醜類爲要謹此覆稟

與達都統

日昨接奉手書知永福船隻不敷兵從陸路跋涉維難經弟台大人當加賞恤具徵愛養士卒之意衆兵有不渴躍懼呼用命者乎計此時大旆之行已在武宣桂平之間可抵潯州前以向提軍熟悉此間地勢之險易道路之紛歧囑吾弟聽其計議行事乃昨見向提軍致中堂信言賊將回竄已飛咨尊處毋論行至何處折回大嶂防堵殊覺詫異當蒙中堂明鑒不答以待吾弟來信今早來書果持定見不聽其言仍行前進佩與慰俱中堂亦深以尊見爲是兄頗悔前此失言也細看烏向二位似乎烏之爲人尙爲忠實近日中堂遣派探察賊情之浙江秀水縣知縣江忠源其人甚有

見識現在烏都統處倘二弟見之不妨咨訪採納必能有益也大
嶂一路已有巴都統帶兵前往中堂又遣天津長鎮軍帶湖北兵
一千繼之可以無慮矣七月已屆遯聽捷音

與達都統

敬啟者本月初四日丑刻鶴汀相國摺弁回賁到

皇賞黃馬

褂二件吾弟及巴都統各黃馬褂一件具徵

聖恩優渥遠念

勤勞特頒異賞此卽

錫圭剖符之兆麟閣圖形定在指顧不

勝忭賀之至惟念

皇賞緞正刻下未卽合用特購得杭州黃

紗一端交赴行營糧臺委員奉令之便帶呈伏乞哂存軍中卽可

傳匠做成服用也正在勸賀間得潯州道府稟信知前月二十七

日烏都統在新墟進兵大獲勝仗又聞吾弟途中夫船不便於二

十九日甫抵潯州未及與烏同事然向提軍在東鄉一路亦尙未

進兵未審大旆此時定於何向自當同烏一路進攻新墟以新墟
卽在平地而不甚險峻進攻較易且趵賊匪新敗心膽皆虛此大
好機會不可失也但須彼此約期合攻方爲妥善切勿孤軍驟進
是所切囑烏都統處兄已函致囑其與吾弟計議同心合力閣下
智勇兼擅必能以公事爲重捐棄小嫌不失機宜曷勝翹盼奉令
前在河南官聲甚好到營伺應望善視之其遲誤船差之 州已
奉中丞行司查明詳參矣

再者吾弟英勇之名聞於天下此次 聖明特派倚任方隆鶴
汀節相有手足腹心之誼無不仰望迅奏膚功此次沿途州縣供
應夫船處處遲誤實爲可恨其知者責在地方不知者或不免擬
議吾弟以爲有意逗遛矣現在新墟東鄉兩處之賊黨羽漸散善
打仗者本只五千人屢爲官兵擊殺已去其半此時存者心膽皆

虛且羣情渙散又米鹽短絀困守窮山四面皆爲官兵堵截不能
逃竄所謂釜底游魂也乘此新墟我兵得勝之時士氣正銳益以
吾弟之英勇川兵之壯健與烏都統合謀并進必可破滅新墟一
股其紫金山內之賊僅恃地形險阻而已窮蹙形情可見困乏已
久必有內變然後與烏向二位計定八面併進焉有不破滅者乎
然乘此機會先破新墟切勿別□謀他策吾弟務必與烏都統同
心合力切勿以前此稱謂小錯芥蒂胸中致誤大事自墮英名天
下皆知吾弟成功之後人無不頌吾弟之功斷不爲烏所掩耳倘
有小人妄言必欲功出一己萬一不成則過無可諉旣失英名且
上負 聖主之知下負相國之愛兄亦不能爲吾弟解矣誠恐
軍中有無識小人勸功以當獨擅不必用他人之力者此乃亡國敗
家之言必不可聽只宜斷自一心諒不以兄言爲妄也閣下致相

國書似未卽決意進攻誠恐爲探路一事遲誤事機故作此曉諭
幸勿罪之

與前鹽道林

可舟仁兄閣下前月一函佈候想入典籤嗣聞以賀縣賊事被議
深爲悵惜適奉 旨以勞方伯往辦南太一帶梧州仍需大員
駐紮言之節相暨中丞仍煩經理并經節相片奏以五品頂戴辦
事呼應較靈想已接到行知矣目前以大局而論著名群盜已剿
滅十之六七金田逆匪亦屢爲大兵破敗其黨逃散者多困守山
中殄滅之期計當不遠南太土匪以無官兵往剿是以稽誅不日
辛階方伯會帶兵勇到地卽可奏功惟望凱歌早奏是爲同慶耳
弟袁暮之年精力已乏忽蒙 聖恩優渥深懼弗勝現雖勉竭
駑駘不知且無貽誤否回憶戊戌年到閩與閣下會飲星垣宅中

杯酒聆教猶在目前而今則幡然老翁星垣先生更未知何若矣
言之慨然

致左江道楊

中貺先生大人閣下頃誦璠章具叙寵飾慚悚良深就知前函已
達左右伏維行次綏安勞瘁事佈置咸得機宜曷深欽服刻下
大兵雲集潯州達都統勁兵亦到必可合謀進剿矣頃以貴縣土
人來人互相讐殺一案蔓延已久其勢岌岌中丞深以爲慮令弟
與仲銘二兄會銜出示諭止欲解散其衆必須公正嚴明大員往
爲查辦商之鶴汀相國重煩旆蒞臨已有公函奉佈矣分類械
鬥之案閩粵間頗爲常事而現在匪徒未靖之時則大不相宜自
當亟爲安定高明燭照必能定此亂民不僅一方受福已也兩造
瑣屑之事甚多必須士人來人之中擇其曉事者爲之調處想可

與守令商之更爲妥貼

與廣西藩台勞

辛階先生大人閣下拜別旬餘頓形茅塞緬懷雅度益切溯迴頃聞大旆暫駐梧州探明前途賊跡待兵勇齊集鼓行而進伏維行祉多佳諸符心頌前者鶴汀節相原許以李鎮之黔兵從行繼聞安義鎮兵千人由太平來又擬以安義從往并已囑札向軍門矣乃向提軍未接此札已將兩鎮兵派撥防堵要地且先以楚兵千人令朱副將統領前赴麾下惟楚兵疲弱恐不堪用只可以壯聲威而已其捕賊接仗則現有四川松潘驍投効之王思純所帶壯丁五百名精銳爲各處壯勇之冠王思純家本殷實損資募勇志在殺賊立功其丁壯人皆勇健且頗有組律非彼壯丁志在口糧者比弟親自閱看果爲勁旅此五百人足抵官兵三千必可有功

舍姪遵札管帶亦頗得壯勇之心茲於本月二十八日登舟前至
梧州將來驅策自必有効也中丞今日奉 上諭以梧州前經
閣下在地辦理妥洽今移至南甯辦賊甚好而梧州係以何人在
彼辦事中丞躊躇深以不得其人爲慮弟謂林可舟堪以勝任但
被議之人呼應不靈必須 奏給五品頂戴中丞許俟告知節相
想無不以爲然也

覆貴州黎平府胡

潤之大兄大人閣下闊別十有餘年雖一通音問而彼此宦海升
沉多故徒深離別之思今年四月過長沙晤少雲詢知近狀頃在
桂林奉手書專差走問得知一切如一朶彩雲自天而降欣忭奚
如承詢粵東賊狀以便尊處設備具見公事求實之誠佩甚此次
粵賊情形本分二種一爲會匪乃廣東人習天主教傳染而來其

黨沿及粵西湖南貴州各省實繁有徒幾於遍地皆是蓋合天主教青蓮派弟諸會混而爲一粵西現在名爲上帝會實卽天主教之會也此種匪徒其心受染已深牢不可破最爲可惡有心爲逆自號眞太平天国稱有王號設有文武僞職其心旣齊又熟於三國演義水滸傳用兵頗有紀律詭計百出逆黨二萬餘人自去年至今官兵屢有勝負大帥不能和輯其下是以久之無功賊勢反熾幸 廟謨洞燭更以首相視師益調各省精銳事權旣一又能調和諸將人皆用命是以六七月來數見捷勝賊勢大衰前後擒斬甚重其黨始知悔懼潰散甚多現爲官兵四面堵剿逃入紫荊山中卽前明大藤峽也憑險負隅又爲官兵擊破奪其險隘賊益窮蹙火藥將盡糧食無多賊黨僅存數千人大兵壯勇一萬六七千人圍困進攻不日可冀蕩平矣其一種土盜則遍地如毛西

省十一府一直隸州無賊者不過三府其一二千人三五百人七八千人者凡二十餘股今皆爲官兵團練擊斬已及十之七八現存惟南甯太平四城三府及鬱林屬尚有數股往來其鬱林州屬則往來東西二省今勞方伯駐南太林前道駐梧鬱督同兵勇剿辦亦可以漸次掃平惟會匪敗逃恐有竄入貴州者尊處堵之極是

致江蘇巡撫楊

自金陵拜別後本擬一過里門卽赴湖北詎奉廣西從軍之

命遂以五月五日馳抵桂林自鶴汀節相蒞臨委辦大營翼長遵

旨隨同運籌一切旋蒙

恩擢臬司營務地方不遑朝夕

所幸節相宏猷遠畧德盛才高和輯諸將千營用命是以屢戰克捷金田逆賊最爲強黠本習天主教從廣東而來自稱太平天国

以耶蘇爲皇兄僭稱王號畱髮改服黨衆心齊擁衆盈萬頗諳兵法收買人心迥非尋常小寇之比以紫荊山金田新墟爲巢穴恃險負隅卽前明之大藤峽也侯大苟之亂韓招討以官軍三萬土兵十六萬七年而後克之去歲以來夢白官傅石梧官保敬修制府三易大帥不克有功節相以六月四日抵粵壁壘一新三月以來數破其衆賊勢大挫退伏深山憑險自守復爲我兵奪其險隘數處痛焚巢穴賊已窮蹙死守三數村莊計日可以成擒十餘年來西南數有結會匪徒甚衆皆視粵西之事爲動靜西匪平定則西南可以無憂所繫安危不止一隅也身在事中不勝悚懼耳

與嚴觀察

仙舫先生閣下弟出省後由陽朔荔浦而永安州到處體訪情形考求地勢道里而人言不同必互相參推得其一是苦于各處稟

報未能確實旬日以來推求印證稍得其真隨時隨地籌度措置
防堵事宜手不停披心不停想是以未能詳報閣下暨仲銘二兄
心殊耿耿又念屢次報節相中丞書必以出示似毋須贅說也茲
于二十日已刻奉到十八日手書諸承教示籌計精詳感泐之至
大兵到粵困賊于中平而竄再困于紫荊山匝月之久再奪其險
屢敗其黨以爲指日新圩可破矣而又竄烏帥雖追擊甚迅同張
敬修皆斬獲而巴向帥挫于平南賊乃揚揚而過又土匪乘機勾
結遂入永安此軍威所以不振省垣所以震動也總局委員中陶
阮二人一聞永安失守至于面如土色連夜索臨桂雇夫欲返此
固無膽無識人之常情而此等舉動實足以駭聽聞雖稍有膽識
者亦不能不爲之動所謂惑亂人心是也羣情如此恒怯弟所以
勇決一行冀壯胆而安眾心非敢冒昧從事知己必能諒之也

竊謂人心齊地利熟膽氣壯此三者賊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火器精糧餉足兵勇眾此三者我之所長而賊之所短也以順討逆以正擊邪以眾禦寡我何懼焉將雖不一其心尙未敢猜嫌而相軋兵雖不齊其力尙未致因敗而潰散事權仍有所統並無敢有抗違謀慮各盡其知尙未致疎忽若以小人不愜人意則賢者猶不免貽譏似不必遽以苛諸武夫幸明智大賢不惑于眾聽耳賊自大宣逃竄本屬敗喪之餘徒以向提督巴都護倉卒一敗土匪乘機附和永安城小兵微致不及守于斯時也我無輕敵之心彼有驕滿之意整師而進必有可觀況偵探之言獲犯之供皆謂逆賊不過數千人而老弱婦女幾及一千能戰之人不及二千眾口所同宜乎不謬其餘土匪附和者未得確數然皆烏合不能拒敵官兵我何懼焉烏劉李三帥意氣從容足以辦事惟巴向不知何

若竊計向猶可用其來遲者喪亡之軍裝未備潮勇中散現仍召
用不能無待耳且患疢疾未愈豈有異心哉烏都統前日來書約
劉李二鎮以十八夜往攻水竇其勇氣可知弟以賊之精銳皆在
水竇向軍未至烏軍獨進恐有不利囑緩一日以待向軍蓋長李
二鎮之兵已于十五日至昭平候向示而由昭平至永安不過兩
日省局解軍裝委員弟令至昭平待十三四間必到則長李二鎮
既得軍裝當可前進向示十六七間亦可到永安與烏軍兩路並
進劉李二鎮亦同時進剿當可無虞慮事如此豈冒昧者哉嗣因
烏遣人還報水竇之路爲賊挖斷欲改十八之期頃間又得烏信
謂弟意不謀而合已仍如前約以二十日丑時同劉李進兵矣是
否得手明日即可有信天下事見可而進不可失時畏蕙太多必
至不能辦事此書生之見所以往往悞事也至於防堵之事自以

周密爲是然要隘甚多但可權其輕重若點水不漏安得十萬人
築長圍乎方今知已中可與言兵者莫如閣下其以爲然乎不然
乎潯州太遠轉運糧臺必須移地前請在平南一帶中丞虞其近
賊地曾有荔浦亦可之言頃思荔浦雖有餉道而陸路險遠可暫
而不可長莫如平樂之爲善由省城一水可通三日到平樂二日
到昭平再陸運兩日可至永安大營矣望以請之中丞也並望送
仲銘閱之

與吳署方伯

仲銘二兄閣下別將一月聞省城防守事宜業已井井有條甚爲
嚴密想見大憲暨諸君籌慮精詳賢勞懋著佩慰奚如弟出門兩
旬所有修荔陽朔永安防堵事宜竊得就緒兵不敷用全以壯練
支撐謂之有備則可謂遂可恃而得力不可信也防堵之外則言

進剿然亦談何容易各路兵本多軟弱又日久而疲兼以病傷居其半實在各營堪用之兵不過五六千耳其壯勇則多以驕驕而散存者寥寥諸將中惟烏都統勇而有謀其兵精整不敗向提台勇銳而輕不能無敗其次則臨沅李鎮尙能機實壯勇秦定三劉長又其次也此外則自檜無譏矣賊踞永安而以精銳立營于水竇莫村互爲聲援此善用兵者也不可以小寇目之各處探報並自已營中之事且多不實更無論賊中情事矣幸新墟逐日獲有奸細研訊之十可得其三四耳烏都統孤軍深入駐營佛子村距賊城僅十餘里而屢次敗其賊歟本月二十日定約劉李二鎮同進獨烏拔其水竇一營又敗其莫村救援之兵惜乎劉李之兵攻城小挫而退不能成功二十五日向提台遣古川李署鎮自仙廻嶺進兵紮營古蘇沖之龍礮嶺爲賊所劫營盤俱失兵退回此後

不知如何差作書勸向提台與烏都統熟商而行不可負氣未知肯聽否弟在此各屬俱紛紛請領銀兩又犒賞添製軍裝製備各營乾糧等事種種繁難不僅自帶兵勇添雇東勇之口糧文武隨員之薪水也昨承委員解到銀三萬兩已以一半解往向營此後務望源源接濟爲妙

與烏都統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連日陰雨未能出隊尊處想亦同之昨聞揆帥有札調吾弟及許張二位攻西礮臺果否豈欲開南路縱逃乎二千斤大礮許張分用固可但既北來攻西礮臺則南路勢畢恐爲賊所得則大不可想明見必與許張深籌之矣兄前信欲以族弟相托其人年甫逾三十尙無大謬字畫端楷若使在糧臺幫辦公事或可勝任今予一函叩謁台端惟吾弟器使而成全之感甚

與烏都統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十六七日連奉手書知兩次進攻賊皆堅守
不出與北路賊情無異豈將有詭謀耶以兄觀之是數經吾弟破
敗十二日又爲我北路之兵擊敗不敢出拒惟死守本營以疲我
耳頃者揆帥又奉 嚴旨促以復城擒渠極其嚴切是以督

催諸軍愈急北路諸君謂十二日之事南路未肯出力恐吾弟以
期由南訂有見懷之意而議者妄意吾弟爲脾氣兄則深知其不
然也我輩矢此一心惟知君父爲重吾力有一分未盡卽是此心
有一分不忠豈如世俗鄙夫與同輩角勝負爭短長哉 國

家自夷務以來費數千萬計中外財力竭矣加以各省水旱偏災
無歲無之司農告匱 宵旰憂勞兵事甫靖六七年又遭大

憂

山陵之工未畢楚粵之盜羣起元惡巨憝乘間謀逆作

爲邪說矯誣上帝惑亂人心死黨盈萬

皇上仁孝英明復

竭

內帑及各直省之力籌數百萬金集數省之兵討一方

之寇又賴先後大臣及諸君智勇行師忠臣戮力賊徒敗困誅斬以數千計咸以爲指日大平矣詎懦將疎防任賊再竄復有土寇附之而向巴諸軍又倉卒失力遂使賊勢復張永安失守變局出于意外省城一路戒嚴若非閣下晝夜陟險迅速窮追賊甫入州城之次日王師已及于近郊七戰皆捷大挫賊鋒其勢將

不可問矣夫功敗于垂成病加于小愈前者武宣之事賊已將就擒徒以狃于大捷之後計慮稍疎遂使困禽脫網轉令大將喪師賊反踞守城邑前此覆轍之由其故可知矣今幸兵威再振賊勢又窮然我師愈久愈疲以病亡告者十已四五更非前日全盛之比矣而賊日夜懷奔逸之謀無論勞師置餉不能久持萬一再有

疎虞復蹈前轍不但無以上對

聖明且使天下後世謂弟

爲何如人哉知耿耿丹忱其展轉于終夜者恍惕憂思不止咨嗟太息矣誠不可使後人更爲吾輩痛哭也兄以垂老之年恨不能介冑馳驅寧旗斬將然受

命從戎不敢不竭其心力僅以

三百小隊營于新圩密邇寇讐監護諸路觀我軍容而揆帥輒界以重任同此運籌憂惶徒深未能小助諸公于萬一乃重以賢弟之愛手書慫慂謂營帳之中晝夜嚴霜厲日甚非所宜勸勞再三讀之使人悱惻何間下愛我之深乎夫君子之用心與烈男子之志氣無非行其所安所異于世俗鄙夫者惟不避艱難不貪榮利耳兄以將就木之年復何所貪惟念

主憂臣辱之義恐無

以報

國家只此疏食惡處下共士卒之辛勞上對

九重之宵旰耳幸數十年貧賤憂患本無甯居今日寢處一如我

素是以尙能耐此日霜未有疾病可慰知已毋以爲念而所不能
刻安者則賊事兵情也日者接帥之命慮賊謀竄逸發令諸君日
夜分班進攻不使賊有一暇之息然我軍之營去賊皆十餘里或
二十里不惟疲于戰攻抑且疲于往返賊乃踞守本營以逸待勞
我能分班進攻賊豈不能分班坐守乎所恃者我之火器利而鉛
藥多耳聞賊近日拒守皆間時而開礮不肯耗其藥鉛也彼甚惜
之而我耗之雖多不盡乎昨致巴劉諸公書囑其鎗礮不可亂施
間時一發發必有中未知以爲然否願吾弟善體揆帥之意行之
慎勿一時疎懈使賊乘間而逸此所關甚鉅不可言也又請古排
塘諸軍移營龍眼塘其地距賊營數里我兵往返稍易而諸軍又
以近賊爲疑何其怯也未審南路亦有距賊稍近可以安營之地
否來書謂可用之兵不及三千人水竇及莫村皆賊精銳所在必

分兵以拒其一乃可以破其一而兵少難分欲得潮勇二千人始能濟事此誠至善之謀也兵多則得水竇後可分兵守之更以一軍守佛子村一軍近攻莫村破之必矣賊存一孤城何足破哉必爲言之揆帥然北路諸軍亦無不延望潮勇者卽分二千人予彼每軍僅五百人吾弟獨得二千恐有萬難之勢亦不可不熟思之也無已或者于揆帥從行兵勇之中稍撥千人以代潮勇乎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揆帥從行兵勇不過三千耳左右諸人必不以爲可未知果能分撥否然揆帥愛惜吾弟者深其所期望者大必有以籌之矣昨者以我南北兩軍皆在西偏而東路空虛欲以一軍從東北出壬山躡賊莫村之後與吾弟夾攻之而無軍可分徒作空言而已今送帳棚一百架又備乾糧一千袋爲兵丁久戰飢疲之用

覆烏都統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初七日接初六日惠函知初二三日進攻及追賊入其西礮臺之營而向軍但作壁上觀致我兵亡十名于營內傷者復多士文山見而大哭爲不平之言此天使吾弟忠誠表具于北軍也及見中堂言不能入而我輩之心已盡次日上書慷慨直言恐亦未能有濟耳中堂此來親隨兵勇各一千人盡以交向向于次日卽將桂林勇千人裁撤歸農兄年內二十八日見之大駭此大帥護衛也撤之自上且不可豈有撤之自下之理特作一書請中堂勿准乃一日往見則諭以此乃我意假向爲之用人之際不能不權宜辦理自此後兄不敢復言事矣初七日再見惟催取火藥鉛子等事諭以連日陰雨宜且休息以養士卒然初七日頗聞南路礮聲或吾弟未知此令耶前要礮子今省局造就

三十枚先以送上未審合用否後來者自可陸續寄送應用也賊勢已竭月半邊必去矣聞現在城中人已多病死計其食盡力竭不死何爲乎

再與向提軍

欣然軍門閣下頃得二十日覆示知第十八日之函已達就諗牙帳一二日卽拔營前進於黃村仙迴里擇一要隘而不及夾攻水竇之事豈閣下不肯與烏都護共事耶竊以爲過矣自古兩賢不可相扼賢臣名將無不和衷協力共成大功從未有各自一見而能成功者也現在粵西名將爲衆所推者獨閣下及烏都護耳達都護有名忠勇恐其與人不洽適因舊疾復作 聖主溫諭召回此他人所不可再得者也烏與閣下之謀勇 聖主以之并稱固深望二人之和洽如左右手也烏今駐軍佛子村專望閣下

到山門隘與之合力夾攻水竇是其推重閣下至矣何以來書尙未決言所向而云黃村仙迴里擇一要隘耶夾攻水竇之策節相定之諸將奉令惟謹閣下旣進兵不能迅速復于此大計依違其間可乎賊之輜重多在水竇聞其備船于外以爲外逸之計故須一軍守黃村山門隘由外攻入烏兵自內攻出此上策也昭平之守閣下已畱兵千八百以巴都護守之卽可以守仙迴矣何必大兵乎細繹堪用之兵不足三千之論是閣下仍待潮勇之意有在不妨靜以俟之倘或明智別有定見已由仙迴里進兵亦望與烏都護商議訂期約會劉李二鎮是爲至要弟奉節相令札會商進兵防堵事宜許以便宜行事敢布其腹心惟賢知大勇亮察恕之也新墟連日護賊奸細訊供有賊令其探看新墟官兵多少卽乘我不意大隊冲到新墟直至桂林不到平樂若新墟兵多卽不

到桂林仍回大黃江之語而新墟無兵今往商劉李二鎮欲其分一位回駐峽口以守新墟未知何如也今抄犯供一紙呈閱仍祈速示德音爲禱

覆吳方伯

仲銘二兄大人閣下初七日奉到初三日示諭悉朱委員可以防堵張永鎰之案已奉制憲札飭由西省兩司審明解請西撫院覆訊會奏仍責令勒緝彭肇昌務獲似乎張參令之冤枉制憲業已聞知現既毋庸解東審辦是案已稍鬆將來審明請奏革職留緝似可定讞等因弟思此案制憲輕聽人言既屈彭肇昌以有用之人材置之重罪且遽行入奏革一知縣舉動輕率如此真不足以服兩省之人心前此張令稟訴到弟曾札飭貴縣訊取何明科供辭昨經中堂委員前往會同訊問何明科供辭明白則彭肇昌并

未受賄縱賊卽係無罪之人制憲所憑犯供卽係影響之談自當以何明科之供爲憑將彭肇昌之罪伸明原赦而張令准其開復方爲正辦其制憲憑犯供入奏本非無因今旣訊明自當原宥未便仍予枉屈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但不知無意之意如何倘憲意不以爲然望會審詳內可聲明臬司在外勿用弟銜名以免天下之罵名是所禱切

與吳方伯

仲銘二兄大人閣下敬啟者岑溪縣知縣張永鎰奉督憲以其聽信壯丁頭彭肇昌疎縱何明科過境參奏革職嚴拏彭肇昌究辦此事大爲冤枉前經張令稟祈當飭貴縣提訊何明科有無同彭肇昌之事旋據稟報訊何明科不識彭肇昌其人則是縣令彭肇昌之枉明矣聞訊何明科之時中堂亦委員往同訊問昨往大營

見中堂言之亦深知其寃但云未奉交問此事之旨不便過問張令現奉鄂問應令其到東自辯張令以制憲遂過不敢前往上省見中丞求救未審可否祈傳見該令一爲言之幸甚

覆烏都統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昨奉二十一日鹿車村來留聆悉一切連日陰雨不能進攻北軍製造攻具亦尙未畢未審南路如何也營中積水一榻外容足之地無幾想彼此同一焦悶之至承詢北軍兵勇大數通共萬二三千之間容俟查明細數再以開寄也舍弟書來極承推愛感何可言聞尙有陸費中丞之世兄亦在軍中舍弟與士與貴介不同不審營中投効人員向來有無薪水尙望示知倘無薪水兄當搭寄也

覆烏都統

遠芳仁弟大人間下初十日接到初九日來書具聆一切爲之深
歎吾弟忠勇有謀而不蒙揆帥深知致爲小人惑惟有盡心公事
而已口說無憑實事有據揆帥必能自悟昨初一日到大營謁見
揆帥甚贊南路大有起色是亦漸知之矣又語以此次幸是親來
乃見諸事之實又深怪邵鎮之不得力是亦已漸有明白矣兄與
吾弟只有一心爲公久之眞金自見僞金自退也向之爲人揆帥
本知嗣爲黃緣左右每次其稟盛自誇張漸覺其好惟兄與王少
鶴深知之其勇全無紀律勇于私鬥許張無如之何然張似優于
許尙可共事也江岷樵昨來荔浦兄適往仙舫處見之吾弟之事
岷樵以見告深相悅歎伊今回籍就醫矣其家去桂林只四五日
耳此人君子宜吾弟之繼繼不已也去年賊破永安非吾弟兵行
甚速七戰皆捷賊鋒幾不可問乃有功將士置之不保直待向許

張之事同保未免不倫矣然揆帥以永安失守深自兢兢非有他意尙請原諒之大抵老翁辦事不甚辨黑白是知之不明無如何也日來起造攻具初十之期聞改於十二日今日出隊大舉但願有成功也吾弟今日想必亦赴命矣營中缺少火藥昨省中已解回千斤兄亦解三千斤今日省中又來三千斤因雨大不能過河所阻大約明日可行也一切忍耐只辦公事爲囑兄未撥荔浦仍在新墟仙坊回省兄每月當往荔浦二次耳

覆烏都統

遠芳仁弟大人閣下本月初八日庾把總回奉手書具悉進兵受傷等情讀之下淚豈天不欲迅滅逆賊而使吾弟受此阨也弟以救援省城爲急不待兵齊而進以致受傷忠赤之懷使人感泣矣現在遇龍橋延覓醫生拔取礮子不知何如聞係骨碎礮子在內

大痛數日當可稍減兄以來書往呈中堂閱之深爲歎念奉諭礮
子猶不能取出但須止疾且自由之卽使此腿行不便伊必奏請
皇上仍就當差使人扶掖而行惟于忠壯之懷不無減力耳至于
省垣救兵已飭王松二鎮帶兵到省又命馬龍帶勁兵一千二百
人繼進中堂于初九日往陽朔將使經鎮軍前往矣省垣來信向
劉和三位先已進地分守王松二位李孟羣皆到因賊在將軍橋
隔絕我兵不能前進遶道而行皆到北門其地無賊城內可通也
現又飭朱啟仁帶勇一千七百人前往已過荔浦大事當可無礙
惟望吾弟傷得速痊耳兄亦已到荔浦擬初十日往陽朔當來遇
龍橋奉看也

覆嚴方伯

仙舫先生閣下二十日申刻接十八日子刻信知一切情形并知

尊體偶爾違和服藥稍覺輕鬆近想復元矣弟亦因積受風濕肺經受傷自初十日起痰嗽至今不止胸膈痞悶不思飲食日惟食稀飯兩碗頗形委頓昨中堂聞知以書勸移居高阜勿在帳房而意在籌躇且俟三五日若再不愈或當變計耳然何處得屋廬可栖乎中丞信致揆帥囑閣下回省此必不可少周春門行後省局何可無人耶承示此間大營及陽朔事已悉自當遵諭而行耳賊事計尙有月餘光景經費如何聞又有續請之摺未見也

與嚴方伯

仙舫先生閣下十七日奉致一函言賊匪已逃州城克復之事想入覽矣弟于十八日搬住永安州城內彈壓地方查辦各事大兵追賊十八日及于仙迴嶺殺斃二千餘賊生擒天德王洪大全據云并非本姓名乃從洪秀全稱弟兄改姓名眾人稱其萬歲似卽

朱九濤也羅亞旺亦被殺死又衆大頭子不愿同逃爲洪秀全均行鎖鍊恐其逃走洪大全卽帶鎖者烏都統又殺二人屍身均帶有鎖必是大頭子但不知姓名耳可謂好事而二十日又追至前山大霧迷漫爲賊所敗二長鎮及邵董二鎮均被難各將死者甚多烏之兵僅數十人一將田學韜可惜之至向之兵將自四鎮外死者八百人此真不料之事豈天亦助賊耶現在賊千餘人逃三妹搖一帶非上荔浦則至平樂幸中堂先派張敬修帶勇到昭平派王松二協帶兵到平樂派兵一千四百名潮勇千名到荔浦弟亦派勇千人到荔浦矣支應局大約已搬向提台今早亦往荔浦烏都統兵已過永安中堂令其守王山防賊回竄中堂俟永安衙署器爲收拾卽移住州城吾兄前日奉覆七成稿今寄上乞卽繕申已稟知矣

先生自戊申歸里後進方植之先生以抱真名告先生亟
欲枉駕先君子以其爲鄉賢命抱真執弟子禮以見先生曰聞
吾鄉子弟近多附理學後夫古人明道潛修人稱之爲理學今士
自以之豎眉宇間女宜多讀古人書以擴心胸增知識求實用復
歸以所著全集抱真而卒讀莫能窺其涯涘然言政事之尤
有實效其全集徧海內固已仰其學行今慕廷以尺牘與條程幾
則見示多緣奉命粵西勦寇而作惜無信用其言者慕廷不
忍棄父書欲剗以存而讀是書者亦可以知當時事變而深諒
先生之心矣門人胡抱真敬跋